世界小報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三

編輯者 丹斧 姚民哀

第一百九十八號　售銅元二枚

定報價目 [illegible]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 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格刊資二元 中縫分作四格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價 美術廣告畫面 [illegible]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一點至六點）
李奎官 馬俊峯 救秦瓊
王秀峯 吊金龜
小曹 五台
黑燈 明錫 會兒
劉漢劉 玉姣
劉禹臣 動 拾鐲
劉雨田 門
李君玉 樓
李奎 金龍 洪羊洞
雪影梅 寶蟾送酒
蓋月樵
劉長寶 袁奎官 邱德成 李蔣芳 嘉興府

夜戲（七點半至十二點）
馬俊峯 蘇恆芳 遊武廟
小黑燈 王秀峯 太后明冤
劉長寶 李祥芳 紅桃山
馬永利 李朱友奎 打鼓罵曹
金龍 賣玉
雪影梅 劉禹臣 請罪
劉長寶 劉雨田 邱德成 蓋月樵 袁奎官 劉禹臣 李君玉
◎新排好戲 第一大胆◎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屋頂影戲 八點至十點三刻
現映 第廿五廿六廿七廿八本 共三十本
男女雙偵探
歐美新到

三層樓小戲台

陶社男子新劇
日演 一點至三點三刻
夜演 六點一刻至八點
嚴忍庵 [illegible]
下本 玉堂春
父子同科

常州灘簧
化裝演唱
三點至六點一刻 八點至十點二刻
五本六本 紗裙記
毒蛇記

愛華社 （女）（子）（新）（劇）
嚴鏡花 楊月梅 王蘭貞 甘笑天 王采英 陳明珠 俞天樂
王夢情 葉文英 張桂笙
龍第 稚生 志奎 玉英 如夢 文
日演 一點至五點
夜演 七點至十一點
◁不幸之妻▷
◁頭本 [illegible]▷

四明文戲

二點至六點
小沈 阿美 生玉
宋小 孟桂 火寶
小爛 沈小 桃子 阿春金林 生林蘭子
存六件 小王唐 賣香蕉 陸賣餅

八點至十二點
宋孟火 爛桃子 小如意
小沈 阿美 生玉
沈小小沈 菊桂金春 生寶蘭林
買金棚 算命 姊妹望郎

二層樓書場
王再亮 朱菊鳳 姜子美 馮泌笙 周潤泉 周 [illegible] 吳小松 吳小石 筱桂蓀
岳傳 西廂 玉蜻蜓 白蛇傳 描金鳳 文明 蘇灘

◉二層樓化裝申曲場◉
小月芬 蕙菊芬 曹掌生 丁少蘭 丁婉娥 曹俊山 徐鴻山 丁小娥
日演 一點至五點　五本六本 賈餛飩 男落庵
小杏 陳阿東 趙三寶
夜演 七點四十分至十一點　（前本殺子報）

灘簧幻術場
周杏泉 中西幻術 二點十五分至三點半 七點至八點
男女獻藝 大套戲法
品勝社 古裝蘇灘 一點半至五點 六點至七點三刻
逼殺 活捉三郎

二層樓雜耍台
王玉林 五點廿分至五點
李寶廷 七點廿分至七點
胡壽慶 六點二十分至七點 十二點半至十二點
張壽蘭 五點四十分至六點
田永奎 五點至五點廿分 七點至七點廿分
化裝雙簧 新歌 美術魔 蘇灘 女子 幻術 大套

抵制和提倡 二大問題

[illegible]

飲冰室
精製 衛生 冷飲　新添 歐美 大菜

特聘名師仿照歐美新法製造各種冰其林刨冰及衛生冷飲 [illegible] 添歐美大菜公司各客任意選擇 吾味烹調可口對胃爲余不信請一試之

飲冰室主人啟

香港 勝記公司 上海
總發行所在上海七浦路二十七號門牌

賜顧者請認明商標爲荷

牛肉精 [illegible]

愛華社
新編李涵秋先生第一名著連續十六本

廣陵潮
（准於念一夜開演頭本念二夜演二本）

▲頭本說明書 [illegible]
▲二本說明書 [illegible]

徐順興紙號
本號開設上海民國路中吉祥街口專印 [illegible]

電話中央五六九二

小世界漢劇班劇場

（日戲）
劉鴻生 筱香水 陶紫雲 落菴堂
月中花 王小山 十亭涼
吳均記 李安喜 筱桂蘭 劉崇景
張小峯 匡伯玲 筱官寶 月中花 [illegible] 田三娘吵家

（夜戲）
月中花 吳均記 筱桂蘭 王小山 李安喜 月中花 筱官寶 王小山 月中花 筱桂寶
（大清官） 李廣大 打懶婆 雪梅教子 十二想 遊春場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風流防毒油膏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科發白濁丸 每瓶一元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參底哥注射藥水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illegible] 每瓶一元

上海科發藥房啟　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奉

右文勵志社
招收半義務生

[illegible]

有志入社者請閱簡章

右文勵志社同人謹啟

廣東種德園
名著 白鳳丸

[illegible]

身體虛弱者須服
保腎固精丸

[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 愛華製藥會社

分銷處 [illegible]

興泰電燈公司
四川路A字七十二號
電話中央一四一九

[illegible]

西醫 吳玉孫
梅毒 白濁

[illegible]

□中華郵務特准掛號立券報紙總包特別便益寄遞之報紙類□

招魂　世當

現在舊歷七月。正是招魂的好時節。在南方的議員。招在北方的議員。在北方的議員。也還招在南方的議員。在南方的議員眼中。覺着北方不可以久留。在北方的議員眼中。也覺着南方不可以久留。彼此做出一段[illegible]騷事。[illegible]之[illegible]理。我以爲贊成他們的。當然許他們大招。君不[illegible][illegible]有人道。招魂。雖屬一椿虛無縹緲的事。畢竟尙[illegible]是人招魂。如今竟是魂招魂。不更要迷離惝怳了嗎。我道。此言差矣。何嘗是魂招[illegible]招人。因爲魂招了魂去。不期然而然的[illegible]有人[illegible]給他們吃了。舊詩上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這十[illegible]。正可以[illegible]們做一付對子懸掛懸掛。

卡黨小傳摘誤　夢鷗生

[illegible]小上做了一篇[illegible]果[illegible]出。現在[illegible]知道[illegible]。文正如下。

[illegible]的文字。不是說西湖之勝。

范佩萸將在東吳中學卒業。不是將在東吳大學卒業。

張[illegible]的字。是鄭文公碑。不是[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格[illegible]者的。是施靑萍。不是李伊涼。

朱智先小說「未有滿千字者」一語。無論到那裏都說不過去。想轉陶兄看智先的一定不到一二篇。

施靑萍早不在之江大學讀了。[illegible]在之江大學讀一語。想是在兩年前做的。文章不是宗黨雖。亦不[illegible]同[illegible]人。亦何嘗推崇備至。

隣魂出蘭社是因自身問題現在早已重行加入了。

夢鷗是句容人。宗文中學已卒業了。蘭社是多人主持的。小說不多。在五十篇以上。至多大約不僅二千字罷。撰小說的初步。是在三年前。當時他發行一種「心聲週刊」。轉陶大約沒有打聽仔細。

條源的字。是自由體。任是誰都說他不好。只有轉陶獨具隻眼賞識他。說是書法摹板橋。倒是件有趣的事。

[illegible]

方[illegible]二科弟子。[illegible]方獅子之孫。[illegible]春[illegible]方小樂[illegible]重視之。小樂春滿科後。即[illegible]譚叔建之同慶部。終其身。連元習武旦。象刀馬。坐科時。享名已盛。打韓昌東昌府刺巴杰等劇。皆所擅長。尤以五彩輿中之馮蓮芳一角。演來最最勝任愉快。內行皆稱其文武兼擅。確有獨到處也。今年[illegible]。郭仲衡爲之介紹。與馮連恩同入[illegible]樂。華樂各名伶[illegible]。[illegible]之武旦。故方每每獨演一齣[illegible]華[illegible]益隆。來文英赴五台朝山。桂芳從焉。楊慶閣乏武旦。小梧桐即揭本家伶。故復得小樓之提拔。常合演青石山等戲。[illegible]益良多。[illegible]以少年老成。人誠實無嗜好。此爲人士。僉以丸陣風替人目之。富連城社長。亦稱方與成名之馬[illegible]等譚。將成名之孫菊[illegible]等。同爲特產英才云。

回憶（十）　田鳴皋

但是那可惡的星期[illegible]。却七日一次的輪廻來着。眞使我很透了。然[illegible]無力反抗的。祇好耐心的挨過去。到後來伊也覺得我天天[illegible]那裏經過的了。也許伊被好奇心驅遣。到了此處便回眸尋我。這時我眞快活極了。這樣的過了數星期。除了星期日之外。可說是天天會面的。有一天。因爲天氣較冷。我起身一看。桌上的鐘已將八時了。我急急的[illegible]洗停當。恐怕今天要失約了。其實這也不能算是約。然而我却當他是約定的。使早餐也不用了。慌忙[illegible]門。走不到數十步。便見那輛包車。迎面而來。到了面前。伊似喜似嗔向我一看。好像爲何今天來得這樣晏呢。我當時本要也看伊一看。但是車塵起處。轉瞬已逝。我自己安慰自己道。總算沒有失約。已是有幸之極。我們倆靜默了一月有餘。總是以目達意。互相心會。到了十二月二十邊。那一天遇見伊。却是春山雙鎖。愁眉不展。我猜不出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我看見了伊上心事。我也一天的不快樂。到了次日那時。却遇不到伊了。心上老大的不自在。心愈伊或是今天稍遲了麼。我想不會的。或是伊有了病麼。我想也不會的。左思右想。總是想不出其中的原由。然而我也料到今天的遇不到。和伊昨天上心事的臉子。狠有關係。兩天不見。祇好待第三天了。不過日間辦事。却心亂如麻。坐立不定了。到了第三天。仍是影蹤全無。我又想或是伊厭[illegible]了我了。不再從這條路走了。但是把前後情形推想。決不會的。祇得再等一天。再看風色如何。可是第三天[illegible]。又是大大的失望。唉。眞是說不出的懊惱。那天晚上我們家[illegible]時候。聽得路進門內。我那可愛的幼弟。迎着我歡呼道。「哥哥。我們校裏明天放暑假了」。我聽了不覺恍然大悟。原來[illegible]校裏也放假了。我爲何這樣的想不出來。（未完）

受汶汶軒談天　[illegible]

▲繩河扇月　陸龜蒙樂府。繩河裏。扇月傍。[illegible]書。天子神聖。則天河直如繩。江淹宗室表。麗彩繩河。

▲繩河　江瑤文瑤離隱映繩河低。又表麗彩繩河。[illegible]映[illegible]浦。指宗室也。[illegible]緯書。王者德至雲漢。則天河直如繩。

▲絳河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間武帝云。上[illegible]。天有九霄。一赤霄。二[illegible]霄。三[illegible]霄。四玄霄。五絳霄。六紫霄。七紫霄。八練霄。九縉霄。絳河即絳霄。王維詩。雲霄出絳河。

▲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謝眺詩曰。華漢濛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

▲玉井金波　梁謝夔淩雲台詩。勢高凌玉井。臨飆度金波。謝[illegible]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名。

哭裘國雄　姚民哀

大凡智識界上。無論主張新智識和舊思想的。對於我這種人。總認在[文妖]隊裏[illegible]。老實說。我能夠站在「文[illegible]」上。給人家罵。我已經心滿意足。換一句說。罵是莫怪要被他們罵。因爲我生平心直口快。對於那[illegible]僞的人。生平最恨。而且他[illegible]名欺世。我總旁敲側[illegible]個字。去揭穿他們的[illegible]眞。所以含默安性。言行不符的人。[illegible]要罵我。可是我常說。裘國雄雖然立在新智識界上。可是把眞誠二字向[illegible]服務的。故此[illegible]做知己看待。我也常常欽敬他是一個人才。平日[illegible]我們[illegible]往[illegible]。乞巧日那天。我差人送封信給他。[illegible]申報館中人說。他病了。不到館。這也不以爲奇。誰知竟死了。呀。了[illegible]。[illegible]底[illegible]不滿。奈何。而且他[illegible]中[illegible]母。[illegible]母。妻。兒子[illegible]有一[illegible]。裘君呀。你眞死了[illegible]。天呀。奈何。（完）

歇浦潮拾遺（一五三）　海上說夢人

□第七回　肘腋變生錢如海歸天　骨肉相殘尤大鵬賭假

阿翠這個丫頭。雖然性情古怪。如今我知道了憐芳和阿翠[illegible]一雙主婢歷史。眞是一枝生力軍。我知如海的妻子。也是我心腹實歸。好比埋伏了出其不意的奇兵。老實說不怕阿翠不上鉤。倒是甄偉軒這人。沾名釣譽。在社會上幹事。口口聲聲不要銅錢的。實在呢銅的錢眞的不要。要錢的錢的。論他的心上。怎麼不喜女人而做工夫。但是他的臉上和口裏。萬萬不會承認。這種言行不符之人。上海社會上。不單是姓甄的一個如此。十有八九是如此了。萬一第一個爆竹[illegible]不響。甄偉軒反去洩漏消息給如海聽。那是不當頑的。如海和倪俊人。他們兩人連帶關係的事情做得多。倪人勢力洒得開。那時我非但四十萬分不着半個白紙片。而且性命多要有出入。藥房總經理的飯碗。更不必提了。一定砸破。這便如何呢。那時候車子已到店門口。杜鳴乾叫車夫停了。開發了車錢。然後敲門進去。因爲時候不早。夥計們貪睡。早些打樣。好早些安歇。那時店內。祇有一個老司務。和一個小學生沒睡。

(俠探)女[illegible]

第十三集　基探冒險躍入水中援救蘭羅拿[illegible]中調治未幾博士忽接電報知忌力大盜脫身後流落于墨西哥國于是基探竊入大盜黨人營中偷出[illegible]之樂器暗置一圈爲明天七點十分鐘候用[illegible]之計華差八捕忌力回國而迫營中之廚子兒忌力大盜之樂器有急信乃帶樂器火速騎馬交送忌力[illegible]忌力啓視之見[illegible]內藏有[illegible]之信閱畢[illegible]其恐懼忽思一計于夜深竊入基探信之營中將其鐘改慢令他過時失候焉翌辰基探失約獨自一人[illegible]往[illegible]放火[illegible]劇烈[illegible]時基探之女伴夢見基探與黨人慘戰于橋土醒後大驚飛馬往救後事接續

[illegible]四[illegible]蘭羅拿因夢往覓基探反[illegible]用火燒橋樑全身陷於烈火之中幸[illegible]大速援救出險直往烏矣忌力自照脫後遇其姪女嗣居一室隱[illegible]一[illegible]十[illegible]回烏約乃囑其姪女小心看理家務另用黑箱通[illegible]與[illegible]十點鐘到博士之家將前項事說明基探疑惑不定[illegible]又[illegible]差人[illegible]紙[illegible]忌力行踪既有[illegible]現可預備化學房中各樣器具基探從之[illegible]電學試驗斯時忌力既到博士之家矣博士之家[illegible]欲謀害基[illegible]先令忌[illegible]秘[illegible]安置各[illegible]以焚燒之道基探試畢電學即同博士等回只開內房入[illegible]隆隆急入視之忌力藏于其間也基探與差長擒住忌力[illegible]說出情由博士在旁[illegible]忌力漏出機關預先逃走矣基探乃携忌力爲用催眠術忌力令其將上項事說明忌力身不自己即將種種事情道出基探始知博士乃黑箱黨之首領也而忌力說畢竟然氣死矣基探見忌力既死急尋博士而博士既

秦文淵門人俞伯卿醫家
寓小東門內裕福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俞伯卿醫士爲秦文淵君之高足且家學淵源[illegible]文淵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裕福弄內[illegible]懸壺[illegible]世存心濟人凡治者眞不手到病除有口者碑[illegible]病者幸勿交臂失之
介紹人　李汝[illegible]　金[illegible]　余[illegible]　吳[illegible]

顚顚風花夢（一〇九）　肯引樓主

□第八回　甫陶叙來酒家哀唱　惜惜相對斗室生春

正聲暗暗底[illegible]見着急。自己埋怨自己。文周道。他們的酒店。以後開不開呢。那孩子笑道。我又不是陳家酒店裏的人。那裏知道他們開不開呢。正聲道。你不要弄錯。恐怕這一家並不是陳家酒店吧。難道憶兒的家不是這酒店裏麼。怎說家去。還有什麼家不成。孩子搖頭道。這裏誰說是憶兒姊的家。我[illegible]見我媽和人說。那兒的家。纔是憶兒姊眞的家呢。正聲聽了這句話。心上邊一陣酸痛。暗道完了。她原來已有了人家了。正呆呆底將要掉下淚來。想再問一句。忽地望陳家右面的籬笆門內。鑽出個婦人來。指着和正聲交談的小孩子罵道。阿毛。你又在那裏有嚼無嚼說着。一面把正聲上下盯了一眼。便拉着孩子進去。說的一聲。把籬笆門關了。那孩子的小辮子。也就一閃而散。這一下。把個李正聲楞住了。心上又氣又急。也分不出甜酸苦辣的味來。[illegible]的呆看着這一帶柳樹。原來正聲誤會了小孩子一句話。那孩子說那兒的家。纔是憶兒姊眞家。實在很是。此地本則是憶兒的外祖家。陳老頭昨晚上了氣。疑上了憶兒。憶兒從正聲進門來起。先到鄉下人落市沒止。連早上賣酒都不喚了。老頭忙得不可開交。恨極了。氣鼓鼓道。人大氣大了。還是交還了你親生之父。我一個人自顧自的淸爽。或者交還了你親生之父。我一個人自顧自的淸爽。或者讓你晚娘手裏過一年半載。哭哭啼啼再來吧。所以在飯前。把憶兒送還外祖家家中去了。這也算不得情場萬分之一的失意事啊。

歌壇懷舊錄　逝

京[illegible]日梨園之行頭。樸實不華。無論名角[illegible]子。從不行[illegible]紋球。[illegible]纏之一帶一[illegible]。亦[illegible]及劇中人之身份地位。存其本色。而後用之。至於老生唱硃砂痣已[illegible]以外三易其帔。武生唱惡虎村[illegible]換其褶等事。非但演者亦[illegible]其外江派而鄙之。即觀者見此。亦必譏以[illegible]。直至玉成班由滬入都。在廣德樓出演之後。於是海上優人奢靡浮華之[illegible]漸[illegible]輦下。古制舊章。日就[illegible]。至於今日。更無論也。前十年。有人見海派之八卦衣。謂從前秦五九[illegible]之[illegible]。亦無此美麗。安知在今人目光中。對於十年前之八卦衣。已覺陳腐不甚入[illegible]。蓋與常春恒所去之陳琳帽內裝電燈。包拯冠帶若新郎一類相較。八卦衣[illegible]不得謂窮侈極麗焉。[illegible]之以彩衣[illegible]。更覺陸離光怪。日求華采。漫無制限。[illegible]可見社會之崇尚浮而不求實際。論表面而不問內容也。

伶界之奢華問題。不僅在行頭一門。即以唱做論。譚鑫培有言曰。以青年人飾武俠。望之即不能似。追論其他。蓋青年學戲。非必先求好。但求其規矩完備。及字正足矣。然欲求其規矩完備。則舍從根底入手之外。別無辦法。規矩旣備之後。始再講求好腔。作派。身段。斷無有規矩未備。而先急求腔調之花梢偷力。身段作派之漂亮起看者。殊不知今日之劇界後進。大抵根底未立。先已研求枝葉問題。姑不論百無一成。即幸而得成。亦屬第二流人物。譚英秀身後。劉子餘之嗓音。亦不落恆蹊。未必不如譚遠甚。何以劉不能繼譚而執嶽生界牛耳。進大王之稱。即因譚根牢砥實。能從心所欲。處處似乎神化。實在處處不越規矩。愈覺難能可貴。劉則毫無根砥。其長處均剽竊他人而來。稍加竄易。疵繆頗多。如斬黃袍之擅改詞句。愈改愈糟。眞令人掩耳却步。所以譚王逝後。劉不能入承大統。觀此比較。則青年學戲。豈可不由安工戲先習爲根砥。然後再循此幻化入神。以求他日之大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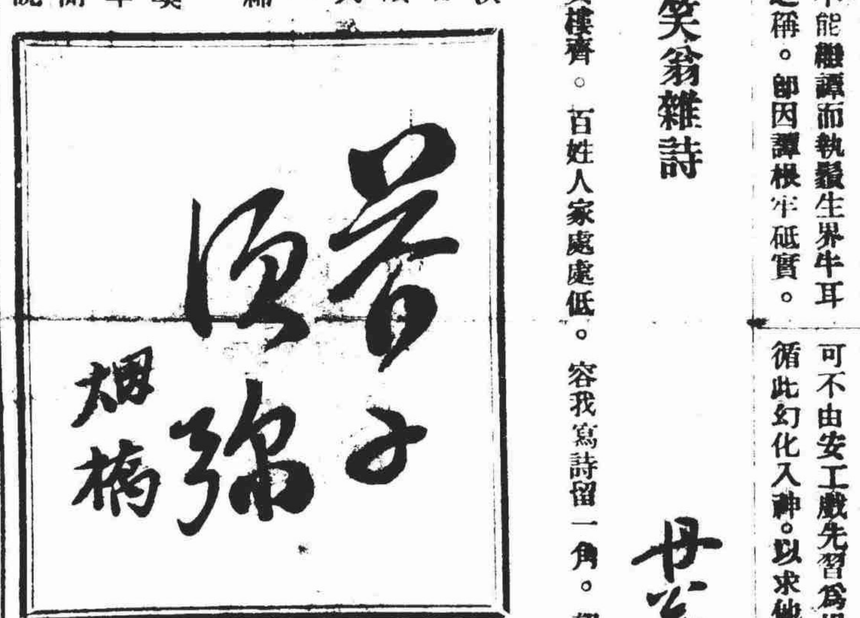
後樂笑翁雜詩　毋翁

浮雲西北與樓齊。百姓人家處處低。容我寫詩留一角。朝朝見爾下胡梯。

博山爐子淡生烟。竟日簾紗未肯眠。卿本佳人學遣世。一從獨立軟綿綿。

留下花神喚不回。一年祇有一番開。花時枉說槎枒盡。少婦光陰不再來。

花底無緣訪玉眞。未廬仙洞別藏春。一時妬眼俱遮盡。白紙屏風可愛人。



飄泊蘋花記　楊塵因

天桃曰。少主人未回。老主人老夫人未必皆眞愛秋蘋。即令愛之。亦可以言語中傷之。今用連環計。以去兩老人愛秋蘋心。然後再設法擺布之。使秋蘋不能自存。早爲之。事必有濟也。現在少主人來信。婢子已密命收信者。能全交婢子之手。蓋假託是少夫人命。收信者不敢違拗。少主人所來之信。婢子已接得數封。均秘未宣布。信稱軍中尙有未了事。須數月方可回。有上老主人者。有與秋蘋者。皆作如是說。故婢子以爲早計之。頗可收效。不愁秋蘋不死在我等之手。因料姑娘必有問婢子時。故俟召婢。然後將書呈姑娘。藉以進計也。風花大喜曰。汝眞靑衣隊中之良平。但老主人老夫人去信少主人。告我等已來秦中。少主人聞我等來。恐不利於秋蘋。即急急回陝。亦在意中。

重慶小住記　李堯

曾憶前二年。報載川省[illegible]辦什麼馬路。什麼市場。需款若干若干。實際則皆夢幻泡影。吹牛可能。川人亦不至於他省人。然有人至今云。此戈曾息日。曾可實行。唉。見諸事實這句話。余亦深所企望。第恐此話終成一句空話。則川民之痛苦。更不[illegible]若何結果耳。余在重慶。見聞所及。無一可差適人意者。奢侈之風俗。諂僞之手腕。桑攘之氣習。在在皆然。令人目之。直不異入一鬼域。一般人士。祇惟物慾是求。日出而興。日歿而臥。鮮有識人生在世。應得若何者。方可謂之人。吁。可慨已。

□(一)政治之腐敗　我國中央政治。旣不堪言矣。遑[illegible]各省。[illegible]說。吾川更爲難說中之難說者。去歲川省創議省憲。卒鮮成功。蓋政治中心。純以強硬的軍閥爲轉移。甲派勝。則爲甲派之政治。乙派勝。則爲乙派之政治。且彼等之所謂政治。完全共同分肥。[illegible]小民膏膏之政策。余在重慶。見報上登載各縣人民之呼援。搶天籲地。慘不忍覩。而所謂各強硬的軍閥偉人。有一眞實的對之亦百姓。加以援助者乎。彼等惟想方設法。盡力充裕自己的私囊。大嘅大喝。[illegible]。身體若鬼王一類。行爲則禽獸不如。[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羅。彼等[illegible]也。余非無故肆口[illegible]罵彼等。彼中人。亦有余之親友。曾向余道及。自謂彼等所爲。誠爲竊盜之類。因不如此。則生活不[illegible]所決。[illegible]困於窮途也。嗟嗟。生活問題。誠大矣哉。川省年來[illegible]戎[illegible]。致庶政[illegible]弛。[illegible]之望。所苦者吾七千萬之同胞。不知何日始有安甯過活之一日也。

□編輯完了　記者

做生意新開店。總有幾件便宜賣買。所以招徠主顧也。做官人新上任。總有幾件淸白官司。所以表示廉明。使百姓感其德政。好多打幾塲官司。亦屬推廣銷路之一法。議員新報到。總有幾件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不能發的彈劾案。所以施展一個下馬威。俾包辦大選的頭兒。知所顧忌。特別招呼。好撈些來[illegible]用途。照[illegible]牌頭。也可稱爲擴充營業者也。商人如是。立身於行政或立法機關之人如是。我於是聯想到元[illegible]。曹三[illegible]量大福大。手下謀士衆多。新華宮門。遲早看其大踏步進去。唱那「辟乎貴也有今日天」。在殿上搖搖擺擺。做折大登殿[illegible]。但是據我想來。大總統也應該有個「開幕紀念特別廉價」的法則。但是如何廉價法。請大家注意注意。

題徐枕亞雜憶詩後　穎人

本報爲徐枕亞夫人蔡蕊珠徵求悼詞

幾回覆水尙盈盈。留住蘭芝伴仲卿。早死安知非幸事。妾身從此得分明。

姑惡裏風怨別離。稽山黃土葬蛾眉。多君海上雙棲燕。稍勝鴛堂敘鳳詞。

今古紅顏薄命同。落花何地不罡風。遺懷賴有微微筆。千載人猶識蕙叢。